

# 山林诗话

王蒙

## 编者按

作家王蒙从青年时代创作《青春万岁》开始，以持续几十年的创作见证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到了鲐背之年，他在创作小说之余，从经典诗句的体悟与赏析中，开始与中国古代诗人跨越时空对话，从诗人的心灵到大自然的道性与神性，从中国诗的本体与内容到诗人的个性与创造，他自然率性神思旷达的“山林诗话”，独具慧心的评论中蕴含着丰厚的学养与充沛的激情。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王维《鹿柴》

从地理上看，中国海拔在5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中华文化中有一种敬山、爱山、重山、寻山、入山的倾向。“仁者乐山”（孔子），“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以山为神、封山为神、宗教名寺名观依托名山名峰，高士宿儒、待价而贾者自称自诩“山人”，武侠流派、神仙故事、艺术大师、绘画作曲、中医中药，都离不开山文化。白娘子为救许仙，也要上山采灵芝。

而空山，又是山的原装正宗初始化符号。王维，又是“空山不见人”，又是“空山新雨后”，而韦应物则是“空山松子落”，更加奥妙灵动，悠游幽妙。直至五四一代的作曲家演奏家刘天华，作二胡名曲《空山鸟语》，可见人们对空山念念不忘。

王维此诗，前两句是空山人语，空，指山的空旷、原声、寂寥、脱俗、距离感、孤独感……却响起了人语的一些许生机，

温暖、红尘、亲切感与动态感结合起来了，人间似在远处，空山却在眼下；一切清纯而不乖僻，活趣而不掺和，阔大而空，回归自然，天人合一。

返景，读反影，景在这里通“影”，是说夕阳走低，各种影子延长，影子伸展到深深的树林里去了，同时返景（返影）毕竟不是与地面平行与无限延伸的，影子在夕阳光照下的伸展与地面形成的仍然是锐角，影子在夕阳光照下伸展的同时，夕阳也映照着深林内外的地面青苔之上。光与影，不可分。

空山、夕阳、返景、深林、青苔，都是天地，是大自然、是天道，但夕阳并没有舍弃渺小的青苔，照耀青苔的时候表现了天道的亲与平易。人语，当然是人间人事，是凡俗红尘，但由于距离的保持，闻其声而不见其人，这人语变得大大地脱俗了、抽象了、高雅了、多义了，它只提供声响、绝无俗事相扰，也就雍容大气、通向大自然的道性与神性，融合于空山、深林、夕阳与青苔了。

本来，人与人景，也是大自然所化育生长出来的，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人生的一切离不开自然，离不开天地。王维并不贬低人间与当下，同时愿意与凡俗保持一定的距离，用一种平和与干净的态度，与自然合一，与天道合一，与空山合一，与不见其人的入语合一，也与片刻出现的青苔合一，淡定无思虑地过他的日

子，写他的诗句。他没有李白的强烈激昂，没有杜甫的忧患深沉，从个人修养上来说，他算是另有道行。

也可以用电镜头的概念来谈谈这首《鹿柴》，空山、人语、返景、深林、青苔，都是镜头，都是诗人的主观镜头。文学诗学艺术作品本身，文学诗学所观照与表现的世界包括主观世界，是第一性的，是超越性的，是高于文学艺术的技巧与规则的；诗人的感觉、憧憬、神思、情绪、迷恋，比诗艺才更重要也更根本。但中国古典诗词所依赖的汉语特别是汉字，又是太丰富也太独特了，它们整整齐齐、长长短短（词也称长短句）、音韵节奏、虚实对仗、俗雅分野、平上去入、炼字炼意，都达到了炉火纯青乃至自足自美的境界，中国诗词自成一个世界。进入不了这个世界，空谈热爱者众矣，进入了这个世界，只会陈陈相因者亦多矣。笔者在这里强调一下中国诗的本体与内容，诗人的个性与创造，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王维《竹里馆》

一上来就是古典诗中常见的“独”字，令人想起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王士禛的“独钓一江秋”，周邦彦的爱莲说，周氏先说是陶渊明独爱菊，再说自己“独爱莲”，李后主是“无言独上西楼”，而陆游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孤独感压抑感更加强烈。

古之诗人学士，仕途不顺，更不用说后主这样的亡国之君，诉苦式地写写自己的孤独，不足为奇。钓雪钓江钓秋，则着眼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清高不染，独处天地四时，自诩多于自叹。王维与他们都“独”，但心态不同，他知道自己的孤独，认同孤独，平静于孤独，安顿于孤独，

漠然陶然于孤独，却并无对于俗世的厌恶。他对仕途、官场、社交愿意保持距离，自己坐在幽幽深深的竹林里，弹琴奏乐、慷慨长啸，自我欣赏，自我发散，自我慰安，以月为伴为友为天为清冷之光辉，复有何忧，能有何愁，更有何求，岂有怨谁？

除了独，诗中还有幽、深、不知……等偏于消极冷落的字词，但同时有了弹琴、长啸、明月、相照等语，有所平衡互补协调。

“深林”一词在前一首诗《鹿柴》中也出现。“深林”是王维、甚至是中国古典诗词喜用的诗语境之一。

人到了竹林幽坐，无人知之，拨动琴弦，吼叫天地，又像王维这样能佛能诗能琴，也就如此了，别无大志，绝无野心，无意夸张造势张扬混闹。他并非成功人士，也就少有挫败风险，并不混世，似乎无争亦无大咎，行啦。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贾岛《寻隐者不遇》

这像一个抖音，但比现时的抖音不知高雅多少，含蓄、深邃、耐品味、耐咀嚼、耐想象、丰富凡几。

“松下”云云，已有仙气；童子可能是晚辈，是小厮，是无关的小孩子，问其师——师傅、老师、师长、大师、法师，说是去采药了。其师多半不是专业药农、药剂师、医药师。君子不器，出山入山，出世人世，专业技工，没有多少品质与滋味，更吸引人的是大儒、佛道人士、半仙之体、有慧根正觉的天才贤士才子，来到深山，半是采药，半是寻仙，半是访友，半是济世，半是游山赏云觅林追逐灵感天机，自娱自悟。而所谓“山中”，可能是群山、深山、高山、密林之山，山中无限，山路无穷，天外有天，山内有人，洞内有洞，路外有路。云深隐山，隐洞、隐路、隐己，奥妙精深。

而全诗又浅显单纯朴素是童子语、童子心、童子状，没有装模作样，没有故作高深。这样的文本，跳上一眺，求解其意，已得其趣，可深可浅，可浓可淡，可有话要说，可无需多嘴，有一种诗语的自由顺畅，解读或根本不去解读，皆可满足于一种即得的自由直觉心态。实则浅而入深，意味隽永。

贾岛其人，他的“推敲”掌故远比他的诗更有名。以致贾岛自己的故事妨碍了自己的诗作的知名度。

其实，“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并不值得那样呕心沥血地沉湎分析选择。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



宋代张训礼《春山鱼艇图》

（卢延让），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固然写出了对于诗作的精益求精与献身完美，仍然流露出搜索枯肠的窘态，如果你读读屈原的《离骚》，读读李白的《将进酒》，读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读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你应该更加体会到真正的诗人的诗心涵涌、诗情澎湃、诗语喷薄、诗兴洋溢、诗才惊天的快乐与自信。与一味苦吟的苦心计相比，诗神的无可比拟的态势，更值得歌颂羡慕欣赏赞美。当然，貌似天生，貌似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等于可以侥幸，不等于不付出极大的努力。

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这首诗还是不错的。另外他的《剑客/述剑》一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也出人意表，略嫌有过的表演感，毕竟读之一惊，心气为之一振。非等闲因袭、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庸人之作也。

“十年磨一剑”云云，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还演变成了“十年磨一戏”之说，诗可以为历史、为人生、为人类经验命名，为思维与表述创建不同模式，可以恰中十环，可以歪打正着，可以曲为解释，可以张冠李戴。

偶来松下，  
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  
寒尽不知年。  
——太上隐者《山居书事》

贾岛的诗是寻找一位隐者，没找到，看来隐者确实难找。而本诗的作者自称隐者，而且是又文又上的最高端、最伟大、最隐蔽、最得道的隐者。是个大胆放嘴炮的的隐者呢。

吹什么呢，偶然来到了一株通灵的古松之下，古松的挺拔、长青、清奇、雅静、高寿、松香、松塔、松菇、站位，已经很不凡俗、很有灵气了。更有灵气的是“偶来”。不是特意来，不是非要来，没有目的来，你可以说是他来到了伟大古老的松树下，可以说是灵异的松树来到了隐者的头上。

为什么强调“偶来”呢？偶然来了就是无为，顺其自然，隐者自隐，仕者自仕，或者自成，失者自失。“高枕石头眠”，更妙了，高枕无忧，高枕为乐，高枕无虞，还有高卧一词，仍是高枕之意。高枕石头？技术操作上恐怕有问题，石头太硬，太凉，形状少有适宜作床位或作枕头用的，石头传热太快，睡久必伤，很难以石头为枕席，很难在石头上酣睡通透。

但是吟诗的太上隐者与众不同，他与山石松柏云雾鸟兽花草寒暑昼夜俨然一体，石头就是他的生存环境，他的“场”，他的行止所依，也就是他的枕席，就是他的房舍，他的天造地设五星级宾馆。他与大块合一，与天地合一，与日月星合一，与草木合一，与天道合一。

底下更发展一步，“山中无历日”，什么意思？他不需要知道春夏秋冬，阴阳寒暑，不需要知道年、月、日，更不需要知道星期，上班下班、周末度假、祈祷祭奠、事君事神事祖先还有社交，都没有他的事；他没有日程，没有任务，没有完成，没有耽误，没有过错，没有优秀。

他没有历日即时间带来的匆迫感，没有时间与年龄的压力，没有对于寿夭的感伤与恐惧，没有对于生命的忧心忡忡。最多与松树、石头为伍，知道个冷热，知道冷极以后慢慢又转暖，寒冷会渐渐消失，何须年载的感知与计算，思考与哀叹呢？

这里有一种天真的非文化主义、非进化论：文化智能，增加了人的追求幸福能力，也增加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危险性，与多方焦虑的可能。正像成人儿时回回想留恋自己的童年的天真无邪一样，人类也会怀旧，憧憬童年时期的简单纯粹。早在东周时期，孔子们已经慨叹公元前七百多年以来，礼崩乐坏，世道不如唐虞尧舜夏禹周文武周公时代了。庄子则干脆认为从黄帝轩辕氏起，已经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喽。

难以做到也罢，可以遐想，可以设计，生活可能“偶来”全然不同的机遇，无历无日使你活得不慌不忙，世界在二十字中似乎可能变成另外的样子。

诗是生活，诗是梦想，诗是亦有亦无，诗是纪实，也是幻想曲，是火花，是酝酿悠久后“偶来”灵感，仍然是神州大地的美景、美文与美意。

明代周臣《春泉小隐图卷》



## “第三只眼”看文学

# “夜航”于“深海”中的新气象

——看朱文颖长篇小说新作《深海夜航》

潘凯雄

当人类还在顽强地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或“COVID-19”）缠斗之际，一部以此为背景（严格来说，还不能称其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已悄然应运而生，这就是《钟山》2022年长篇小说A卷上刊出的朱文颖新作《深海夜航》。由此想起去年岁末在南京参加“朱文颖创作研讨会”时她自己在会议结束前的一段发言：“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中途的时候我发现小说里有几个人物在《凝视玛丽娜》《高跟鞋》中都出现过。但是当写他们，我不能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不知道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什么关系。我很喜欢的是，当我来到这个年龄，当我觉得我的视野在打开，我也希望它能更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人物的来历、命运和他们今后的一个走向。”那么，我们先不妨顺着作者的夫子自道，看看她在“视野打开”后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深海夜航》中，“人物的来历、命运和他们今后”究竟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景观。

自上世纪90年代出道以来，朱文颖的创作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看上去明白放下却又难以言说得十分明白，作品充满了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具体来说是呈现出“辨识度高”和“耐读性强”这两个十分鲜明的特征。所谓“辨识度高”换言之也就是指她的艺术个性

十分鲜明：比如将南方融入世界。江南一带特别是上海和苏州等地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无论是人物还是场景，南方的神韵与气息无不十分浓郁鲜明，像男性的“细”、女性的“嗲”、南方的雨……之类都是她笔下的常客，然而，这些又都只是些外观，至于精神、灵魂、观念等内在成分却绝不限于“南方”，而走向更广阔的空间直至世界的倾向十分明显。比如在可读中呈现多义。她的作品基本都有一个好看可看的故事，但掩卷之余又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指向既不简单也不单一，似乎说清楚了但又似乎没说透，可读性的背后存有多义性的阐释空间。比如爱情之外裹挟着的其他元素。所谓“耐读性强”则是指她的作品具有某种经典性。看上去多是现实主义那种常见的平实细腻流畅的叙述方式，实则悄然嵌入了多义的内涵乃至种种不确定的元素，再加上那些纠缠迷离而又有些诡异的氛围。“隐匿性”与“距离感”构成了她作品的别一番风采。

带着对朱文颖过往创作的印象进入她新开辟的“深海夜航”。单是这四个字，便既富于诗情与想象，又不无神秘与动感。尽管如此，作品依然清晰明白。故事还是发生在南方一座小城，主场景则是位于城中一家由法国人克里斯托夫开办的“蓝猫小酒吧”。这里也是小城内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集

散地”，一场大流行病的即将到来是故事展开的时点。在这片时空中，克里斯托夫扮演着近乎串场与连接的角色，而主角儿则是中年历史学家欧阳教授和太太评弹演员苏嘉欣，以及他们那位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组成的已陷入困境等待情感宣判的家庭；再配有苏嘉丽、阿珍、阿玲、梁老师、姚小梅（萨拉）、比尔、卡斯德罗……一干中外人说。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不同人等与小说主人公的家庭成员同台演出，东西方文化间的自然交流是“蓝猫”的某种常态；当下与过往、中国与世界的纷繁与比照在这个“小沙龙”轮番呈现，既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亦有异质的文化、微妙的碰撞。

在“蓝猫”这片空间里，既有“默片俱乐部”这样的艺术鉴赏，也有那个带有某种寓意的名为“沙箱庭院”的占卜游戏和画作鉴赏，而更多的则是音乐的游戏和画作鉴赏，而更多的则是音乐的碰撞、冲突及交融。接下来是现实世界的部分。法国人克里斯托夫之所以来中国经营这家蓝猫酒吧，其梦想就是希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和谐共存与交融；而他的朋友、美国人比尔则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所左右，在大流行病开始前坚决往返于墨西哥城，最终死于失控的疫情之中；“雅思女孩”姚小梅与西班牙留学生比尔的交往则意在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第三世界处境的变化与发展；酒吧厨师卡斯德罗的经历涉及所谓“南北方混合的国家”公民之处境。

好也是四大板块。尽管这四大板块不同于一般交响曲四个乐章间存有的那种递进关系，但其内容的丰富及内在逻辑的关联又恰是《深海夜航》的独特重要价值之所在。为了说清这一点，不妨对其作一个极为粗线条的概括描述。

首先是现实的部分。这由欧阳教授的家庭撑起，包括欧阳教授和太太苏嘉欣以及他们的儿子家——一个自闭症患者，还有欧阳太太与姐姐苏嘉丽及母亲的关系，还有她的同事阿珍、阿玲……这些有关爱的永恒性期待以及对所谓人类原罪说的探究。

其次是历史的部分。由欧阳教授和他的导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唱主角儿，通过这些学者或未来学者们的历史研究中再现与探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冲突及交融。

最后是未来世界部分。自闭症患者家家的奇异视角、人与科技/智能机器人的关系、对生命科学的探索、投资无意识领域、征服太阳系……种种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

经过上述这样一番拆解与梳理，回过头再来看看朱文颖在《深海夜航》中来上一笔马勒的交响曲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是刻意为之。一般认为马勒的音乐目标意在展现自然万象，特别是丰富而多变的心灵。在一个空间宏大的结构中，通过变幻无穷的配器、突如其来的情感变化和鲜明对比来展示复杂多样的精神内涵，以增强其作品被不断阐释的巨大潜力。而马勒交响曲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与《深海夜航》欲表现的内容与情绪既有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也有艺术上得以合适呈现的需要。如果本文对《深海夜航》上述四个方面基本内容的概括与描述大抵不谬的话，以14万字的有限篇幅，完全遵循以自然物理时间为准绳的线性叙述恐怕很难呈现当下的这个世界——至少是2020年以后的世界。

立足于内容，可以说《深海夜航》呈现的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降临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幅小缩影。它的内容是现实的甚至更是即时的，它的表现是艺术的或者更是“朱文颖式”的。既有她过往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种种坚守，又有在这一新作中的新开

拓。我将这种新开拓概括为国际视野、人类命题、中国表达、文颖风范。

所谓“国际视野、人类命题”指的是《深海夜航》故事本身所承载与折射出的意蕴。“蓝猫”的物理形态固然只是一方小小的酒吧，虽地处中国南方小城，老板却来自法国，出没于此的常客更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各色人等，他们与作品主人公家庭成员一道在这里同台“演出”，平等交流；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当下人类精神生存状态与沟通交流之重要、文化认同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小剧场”无疑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会得以呈现。而一场疫情的不期而至，“蓝猫”即将“寿终正寝”，这里的常客开始各奔西东，他们未来的命运理论上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重要性的一种生动形象的典型阐释。

所谓“中国表达、文颖风范”说的是上述那些形形色色的“同台演出”，命题虽宏大，但却是小切口的进入与展示，暗潮的涌动被隐匿于平静的表象背后。本文开始不久所概括的那种文颖式的高辨识度及隐匿性、距离感等特征即便是在“深海”中“夜航”，也不时忽明忽暗地闪烁、忽强忽弱地显现。一切又不限于这一切，我想都是朱文颖的创作在这部《深海夜航》中呈现出的新景观吧。